

全国各地的年轻人纷纷落脚安吉“新社区”

DNAer,生活在乡村的数字游民

潮声 | 执笔 沈吟 李灿



DNA里的共享工位。

潮部落

最近这一年,安吉县溪龙乡溪龙村,这个家家户户种白茶的地方,来了很多背着电脑的“新村民”。

他们不是游客,而是来这里工作、生活的数字游民。

沪、苏、浙、闽、赣……停车场的车牌来自五湖四海;设计师、程序员、自媒体人、自由译者、摄影师、编辑……大家的身份各不相同。

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远程办公成为可能,数字游民也由此而生。卸下大城市里的繁重生活,告别通勤拥堵,逃离996,没有打卡签到,拿起电脑移动办公,这种新的工作和生活方式越来越受年轻人追捧。

2021年12月至今,距离杭州市中心60多公里的溪龙村,这里的安吉数字游民公社(Digital Nomad Anji,下称“DNA”)已吸引500余位数字游民(DNAer)自发前来。

DNA里的他们,刻着共同的DNA。那是自由、创造的基因,是对新生活状态的追求。

去吗?去上一种新的班

DNA由一间废弃的竹木加工厂改造而来,正门仍然是厂区最常见的那种伸缩门。看着平平无奇,但走进里面,却别有洞天。

办公大厅里,贴着入住游民的资料卡。大家彼此都用网名相称。

满墙的卡片,是数百位数字游民曾经来过的痕迹。

DNA的故事,始于2021年。

那年3月,负责溪龙乡“白茶原”乡村振兴项目的上海开发商找到许崧和阿德,一番沟通加上实地考察后,双方就“到安吉建一个数字游民社区”的想法一拍即合。

提出概念、落实选址、改造旧房,一切都顺利。

可当2021年12月2日DNA首次发帖招募内测成员时,老许心里还是没有底。他和阿德考察过巴厘岛,那里聚集了大量数字游民,形成了社区。但在国内,数字游民社区还是个新鲜概念。

会有人报名吗?超出了,会不会看一眼就溜走?好在效果超出了许崧的预期。仅凭这一个招募帖,很快,第一封报名邮件来了,数字游民们从四面八方集聚到这个小村落。

顾噜噜和Summer,是最早一批住进DNA的人。

Summer是位设计师,她被招募帖里的照片吸引。透过巨幅落地玻璃窗,望见满目青翠的茶园——那张白茶观景平台的照片一下子戳中了她。一冲动,这对情侣就报了名。

“如果思前想后,很多事情都不会实现。”顾噜噜清楚地记得,12月15日内测第一天,两人从上海来到安吉,“我们来得最早,待的时间也最久。从时间长短就能知道,我们待得还蛮舒服的。”

这一体验,就留了下来。DNA的工位共享,不属于特定的谁。每次有事要离开时,他们就把苹果电脑拆机搬走。前段时间,春节刚过,他们又带着电脑重返,开始新一年的工作。

为什么不待在城市,愿意一次次回安吉?问及原因,顾噜噜说,不想闷在家里干活,他觉得DNA氛围轻松,交到了很多有趣的朋友。要回上海也近,开车就两个多小时。

“全世界有趣的人联合起来”,这是DNA建筑外墙上的醒目标语。这里聚集着一群有趣的人。

随着新业态的发展,越来越多人的工作可以不受地点和时间的约束。

数字游民带上电脑、用上大脑,随时随地能办公。

新冠疫情影响下,更多新人加入这个群体。DNA曾对159位会员进行了统计,数字游民生活(或远程工作)时间还不到3年的,占比高达86.8%。

群体中,也有越来越多的00后。

我们去的第二天晚上,有一场剧本杀等着大家。

本子是一位游民的原创剧本,作者kiwi亲自当DM(主持人)凑齐。活动在群里一发出,接龙报名瞬间凑齐,还有人没抢到位子,特意跑来现场围观。



来自各地的人们相聚在一起,进行剧本杀活动。

kiwi学的是编剧专业,00后的她刚毕业不久,玩过剧本杀后觉得自己也能写,就想试试。这是她第一个独立完成的作品,里面的故事也是她自己的真实经历,花了两个月时间写,又花了半年时间修改。

在DNA,生活和作品似乎模糊了界限,周末和工作日也不再分明。

游民们职业各异,所以这里没有职场内卷,却有思想碰撞。手头的工作干累了,起来找附近的人聊聊天,往门口一坐,随时可以聚集很多人。

来啊,过一种向往的生活

乡村给数字游民们带来了什么?也许是久违的自由和惬意。

百里是浙江一所公立学校的美术老师。在一般人的概念里,女生当老师,就是端着铁饭碗盼着退休金。但百里不想往后余生都这样安稳度日。

2022年,作为人民教师的第10个暑假,百里来到DNA,住了两个月。原来,生活还可以这个样子!数字游民的生活让她发现编制之外更有蓝天。

暑假结束,回去上班,日复一日的生活让她越来越怀疑人生。前段时间,她下定决心从学校离职了,“我想做个自由的人,想带着我的画笔去周游世界,去探索人生更多的可能性。”

放弃稳定的工作,离开传统意义上正确的职业路径,是很多游民的选择。他们中,有人辞去了大厂的高薪工作,坚持自己的喜好;有人厌倦了大城市里的钱,过上乡村自由的生活;有人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也有人在探索新的职业方向,找寻新的朋友。

正当我们和游民们攀谈时,几位新人住的朋友来了——Peter带着新人们,一一讲解DNA各种设施的使用。

宿舍区有4人间和6人间,草坪上还有集装箱改装的双人间,总共80余个床位。房间价格最低只需要每周180元,配套却不逊色。

办公区、会议室、咖啡厅、厨房、篮球场、滑板道、K歌房……热爱健身的游民你一砖我一瓦,还攒出了个野生健身角,卧推架、组合杠铃、哑铃、TRX等,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还有游民买来了自动酒柜,取名“苕溪三兄弟”……

附近的树下小白屋是DNA的食堂,有接驳车过去,徒步或骑行也不远。虽然DNA身处乡村,但外卖、水果、奶茶等,都可以通过手机方便购买。

当然,也有很多DNAer喜欢自己做饭。采访时,我们正巧遇上了一个6人火锅局。共享厨房里,大家一起动手洗菜、备菜、炒菜,其乐融融。

DNA的24小时,每小时有人睡去,每小时有人醒来。

晚上11点多,我们离开时,周边的乡村早已沉睡,但DNA里依旧灯火通明,剧本杀的小火伴还在沉浸式体验,门口的聊天小分队也没有散场的迹象。

每个数字游民的生活作息都不太相同。有人喜欢早起晨练、一早开工,也有人喜欢熬夜修仙、日夜颠倒。

好在,在这里很容易找到气味相投的人,感受到社交带来的亲切和温度。

图书馆地方文献室收藏。

隔壁梅溪镇一家小面店,也因为游民们的光顾,小火了一把。

店面老板曹大姐理首厨房,不懂打理店面,店里既没有店招,也没有菜单。偶然一次的光顾,百里的味蕾被触动。她自备材料,帮老板手绘了图文并茂的简易菜单,还给它取名“大姐面馆”,推荐给了其他游民。

“大姐面馆”的故事,被写进第二期的《白茶原小报》。

让这座“珊瑚礁”肆意生长

“就像海洋里的珊瑚礁,我们希望DNA能孕育出一个生态。”阿德这样告诉我们。

“我不是数字游民。”对话时,创业者小廉坚定地跟我们强调这点。

做餐饮的小廉,确实不属于数字游民,但却和数字游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数字游民朋友,他来到DNA小住;被安吉吸引,留下来创业,现在仍居住在DNA。

去年6月,小廉关掉了昆明的餐厅来到安吉,11月,“炎·薪火Bistro”开业。新店开业后,一度冲上了大众点评湖州市西餐厅好评榜榜首,现在位居安吉县西餐好评榜首位。

而这间餐厅的设计,则由另一位游民、建筑设计师阿舒操刀。

小廉去过很多地方,也曾在日本学习厨艺。会在安吉停留多久?我们问:“应该会很久。在国内,你很难找到像这样的地方了。”他这样回答。

用阿德的话来说,这正是“珊瑚礁”孕育的生态之一。

当DNA周围的生态形成,许多非数字游民也被吸引到溪龙。

松木巴士的到来,为DNA加重了“游牧味道”。

辞职前,荷包蛋是阿里的产品经理,阿里是蔚来汽车的设计师。但2017年,厌倦了这种生活的两人驾驶着房车,开始游牧生活,也开始了房车改造这个新的事业。

和一般的数字游民不同,松木巴士的房车改造,属于制造业。

“过去我们总被问到,我们算不算数字游民?在我看来,无论是叫数字游民,还是叫新游民,都只是有着相似生活方式的人以不同方式被归类罢了——有的人以数字化工具为生产方式,有的人以车作为居住和移动的交通工具。”荷包蛋说。

两人去过很多地方,但现在他们搬来DNA了,他们的一部分车主也加入了DNA这个大家庭。DNA的草坪上,总是停着好几辆房车。

“起初,我们只是想要成为乡村的一分子,而不知不觉中,我们已然被推在了乡村发展的浪尖上。”荷包蛋告诉我们,其实这就是生活本来的样子,没有太多花里胡哨的东西,在DNA真的是在生活。

他们的工作室外边,停着一辆上世纪70年代的老公交车,荷包蛋和哈里把老公交车改造成了公共图书馆,准备开到乡村各处去,送文化下乡。

把工作室搬来的,还有不少人。糯米饭把他的怪兽工作室搬到了DNA。真元子这位陶瓷手艺人,本来是来安吉找“土”的,却意外找到了爱情。如今,他把窑搬来了安吉,正在建工作室。

这些由DNA衍生出的创业故事,也让我们对这片土地有了更多的期许。

安吉,很有把数字游民群体留下来的诚意。溪龙这边,正在新建数字游民公寓;安吉创意设计中心(ACDC)去年下半年正式开放后,不少游民喜欢去那里办公。

ACDC的馆长Lilly,也住在DNA。她说,DNA在进行二期扩建,用更多的床位、更多的工作室,迎接更多的新老朋友。

DNA的运行从内测到进入正轨,比想象的快。今年1月,许崧“功成身退”：“这里形成了一个很好的自循环,已经不需要我们一直陪伴了。”悄然抽身的他,把重心转移到安吉的天荒坪镇。

为何?因为当地很认可DNA这种模式,希望进一步推广。“有了政府的支持,项目推进速度很快,那边今年3月下旬就可以试运营。”许崧说。



扫一扫 看更多

嘉善大云数智赋能基层治理

生活琐事,找“云”帮忙

本报讯(记者 顾雨婷 共享联盟·嘉善 张莉 王洁)跨省找了工作,租房却是件麻烦事,自己来回看房麻烦,找中介又怕不靠谱。但从老家云南来嘉善县大云镇打工的夏付群却发现,租房这件事靠一朵“云”就能搞定。前不久,夏付群来到大云镇缪家村出租房屋旅馆总台,通过当地的“云管家”系统在线选房,联系房东看房,还顺手办了新居民备案登记,不到两个小时就租到了心仪的房子。

“云管家”是个事无巨细的“管家婆”,不仅登记汇总了大云各村出租房屋和流动人口入住等信息,连出租房屋的位置、内部设施、房租价格都能一键筛选查询,让房东租得放心、房客住得安心。像“云管家”这样的“云”,在大云可不止一朵。

“让社会治理提质增效,我们有‘五朵云’呢!”大云镇相关负责人说。近年来,大云镇探索破解基层网格治理难题,借力数字化改革破题,推动社会治理“五朵云”建设,“云网格”“云管家”“云访室”“云法庭”“云镜”五大社会治理服务品牌深入人心,用“五朵云”服务全镇3.8万人。

“每天检查,确保村民连线时不断线。”日前,大云镇东云村“云访室”里,村干部徐浩打开显示屏,查看电路电线连接、视频设备是否正常运行。“云访室”配备了视频监控室、心理疏导室、信访接待室、调解室,实现百姓事项受理、登记、办理和反馈的一体化运转。自从村里开出“云访室”,村民有了难事,到这里轻点鼠标,就能通过视频和镇干部面对面反映。群众反馈的一般简单事项做到村级“秒接快办”,困难事项由村干部或镇干部“红色代办”。

村居是否清廉?“云镜”来画像。“‘云镜’系统有云计算撑腰,通过对小微权力运行流程进行数字化改造,能为村居清廉建设打分。”大云镇纪委书记季俊杰说。“云镜”让纪检监察、组织、信访、生态、文明等12个部门的日常工作数据信息共享,随时形成各村基层政治生态现状、特点和趋势的报告。可报告,也可预警。如村级采购、资产处置、工程项目等情况连续两次未公开等情况,“云镜”将预警并自动生成《预警提示单》。一旦收到提示单,村级党组织必须在三个月内反馈整改情况。系统上线以来,已监测各类数据信息54条,下发《预警提示单》4份,发出各类预警27条。

“云法庭”实现“共享法庭”等司法服务延伸到人民群众家门口;“云网格”小程序让村民线上报到即可参与村社服务……借助“五朵云”,大云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热情被点燃了。眼下,大云社区微网格长议事会、洋桥村每日网格晨会、缪家村每周“一三五”网格夜访等活动正如火如荼开展。

最美浙江人

女子被压车底,玉环热心市民合力施救5秒,他们抬起生的希望

本报玉环2月22日电(通讯员 徐红漫 许海平 记者 金晨)“向救人的英雄致敬!”2月22日中午,在浙江玉汽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向,玉环市区交警中队和该公司负责人一起为抬车救人的出租车司机张平颁奖,并聘请他为“交通安全宣传员”,授予“好师傅”荣誉称号。腼腆的张平接过奖状,笑着说:“那是什么英雄,只是举手之劳。当时路过的人一起来帮忙,让我感受到玉环是个有爱的城市,这种感觉真好,也是我收获的最好礼物。”

故事追溯到2月16日19时33分,一名身穿白色上衣的女子在玉环市玉城街道珠城路辅车道上转悠。这时,一辆白色汽车从弄堂里开出,左转弯时突然将其刮擦并卷入车底。

“人压住了,停车停车,快来帮忙!”距离事故现场最近的外卖小哥第一时间发现并大声疾呼。此时,路过的玉汽出租驾驶员张平立马下车冲了上去。

“当时没多想,就直接跑过去,因为当时刚好车前轮压在她的腰上,我第一反应就是抬车。”张平一边大声呼救,一边试图抬高车身救人。叫喊声吸引了周围人的注意,一时间,路上的行人、路过的司机、周边商铺的店家、着急送外卖的小哥,甚至刚放学的学生,纷纷从四面八方闻声赶来施救以援手。

前后十几秒的时间,就集结了十几名热心市民。在大家合力下,仅5秒,轿车就被抬了起来,被压女子也被成功救出。

玉环市区交警中队民警王基接警后赶到现场,发现受伤女子已被抬出,依偎在一名群众的怀里,意识清醒。经了解,受伤女子姓陈,当时她正在转头打招呼,未注意到后方来车,而肇事司机转弯时存在一个盲区。王基介绍,目前,陈女士已就医治疗,多处骨折,无生命危险。

婺城法院完善一窗分流制度

拓宽诉前纠纷化解渠道

本报讯(通讯员 申鸿位 吴子燕)近日,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以进驻婺城区社会治理中心为契机,努力完善“一窗分流”制度,拓宽诉前纠纷化解渠道。今年1月以来,共分流案件669件,占总收案数的60.93%,已成功调解172件。

据悉,婺城法院联合婺城区司法局对特邀人民调解员进行工作指导、监督检查、考核考评,推进调解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为更好提高案件调解质量,每一个分流案件确定一名跟踪法官,由其指导案件调解,法律适用。

此外,婺城法院建立常态化特邀调解员业务培训机制,由资深法官授课。前不久,婺城法院组织开展了首次特邀调解员业务培训,由资深法官围绕民间借贷法律适用、结合案例和经验,就调解流程、调解技巧、相关法律法规及“热点难点堵点”问题等进行深入讲解。



2月22日,浙江绍剧团在绍兴市柯桥区江桥村进行惠民演出。两天四场传统大戏,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深受戏迷喜爱。图为绍剧《三请樊梨花》在江桥村文化礼堂的演出现场。

本报记者 郑培庚 拍友 顾兆明